

研究述评
Research Note

砂拉越人为主权而斗争

Sarawakian Fight for Sovereignty: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田英成

(TIEN Eng Seng)

一、前言

砂拉越在1841年由英国人詹姆士·布律克从汶莱苏丹手中取得统治权后,逐步扩张领土,迄1905年完成了现有的土地幅员。经过百年统治,日本在1941年杪南侵,以铁腕蹂躏了砂拉越三年八个月。1945年8月日本战败,砂拉越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得以光复。1946年,砂拉越成为英国殖民地。1963年9月16日砂拉越与沙巴、新加坡与马来半岛合组成马来西亚。砂拉越此后成为马来西亚的一州。

二战之后,东南亚国家所掀起的民族独立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新加坡与马来半岛的人民也不例外地组织政党争取自治独立,无疑的反殖反帝的运动激励了砂拉越人民。

二、二战后掀起反殖运动

回顾二战之后砂拉越的政治演变。当砂拉越让渡予英国成为直属殖民

地后，一股反让渡运动在马来族民间掀起。1949年12月，砂拉越第二任总督司徒华巡视诗巫，遭两位马来青年刺杀，乃是事件的高潮。司徒华总督在一周后逝世。尽管这事件很快被压制下来，但对殖民地政府乃是一件重大冲击。

1954年12月，砂拉越立法议会批准抽营业税，这些抽税有些竟高达1000%，有效日期由1955年1月开始。一时华人社会群情激愤，泗里街中华商会于圣诞节召开抗议大会通过在新的一年里头十天罢市。民丹莪、诗巫、古晋紧跟于后。罢市稍后蔓延至民都鲁、美里乃至全州。各地代表齐集古晋向当局表达不满。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抗议浪潮声中，英政府被迫延迟实行新税率，设立调查庭，在两个月之后向立法议会提呈一份经过修正的法案，大大减低税率。这个事件，使华人在政治上有进一步的认识。

以华族学生领导的学生运动也于1950年代之后次第展开。1951年10月29日由“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领导的学生罢课斗争在古晋中华中学展开。这项罢课斗争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但却为“砂拉越解放同盟”的诞生创造了条件。1953年7月“砂拉越解放同盟”诞生后，于稍后再次领导古晋中华中学的3.30的罢课斗争。那就是史称的1955年3.30罢课斗争。这次斗争为砂拉越的左翼运动带来极大的鼓舞，由此培养了大批干部，为往后的政治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学生运动之后，工运、农运及民运也于1950年代中相继展开，汇成了一股反对英殖民地的力量。时局的教育与转变，特别是新加坡与马来半岛的反殖浪潮已取得一定的成就，鼓舞了砂拉越反殖力量的成长。1959年6月，砂拉越的第一个政党“砂拉越人民联合党”（SUPP）正式成立，揭开了砂拉越政党政治的先河。

“人民联合党”由一群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所发起，之后受华文教育者与职工运动者大量参与，为该党带来更坚实的群众基础。党主席王其辉是一位银行家。秘书长杨国斯则是一位执业律师。在119名发起人当中，有数名职工运动者，事实上“砂拉越解放同盟”的领袖也参与了“人民联合党”的筹组。¹

人民联合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党，但基本上是以华裔为基础的政

党。在1963年的一项调查中，华裔党员占54%，伊班党员占32%，达雅（比达友族）党员占6.5%，马来人及马兰诺裔占7.5%。²

三、政党政治与马来西亚计划

砂拉越多元种族的社会结构，伊班人的人口占了砂州人口近45%，华人居第二大族群，因此人联党多元种族的路线是最能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对争取砂拉越的自治独立有着特殊的意义。

人联党的建党宣言揭示出：1. 循宪制方式争取砂拉越独立；2. 建立议会民主的政府；3. 改善劳动者和经济落后者的经济状况以及4. 维持各民族的和平团结。

人联党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结合了左翼政治运动的力量，扩大了影响力。事实上，东南亚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尤其是对殖民地宗主国的斗争往往结合了左翼组织的力量。新马两地的独立斗争，左翼政党与共产组织更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人联党的发展使英殖民地政府感到不安。殖民地政府通过各种途径成立其他种族性的政党。砂拉越华人公会（Sarawak Chinese Association，即SCA）于1962年成立，以马来族为主的国统党（Parti Nagara Sarawak）和以达雅族为主的国民党也相继成立。

政党政治原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砂拉越多个政党的成立，对砂拉越人民的政治意识无疑具有实质效用。问题是新成立的政党往往是种族性的政党，与马来半岛的巫统、马华公会及印度国大党以种族性为基础的政党有着类似之处，这对多元种族的社会结构是互相违悖的。

鉴于砂拉越时局的迅速演变，英殖民政府深恐砂拉越自治独立后政权落入左翼政党手中，因此提出了“马来西亚联合邦”的计划。

1961年5月27日马来西亚联合邦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建议由马来亚、新加坡、砂拉越、北婆罗洲（沙巴）及汶莱五邦组成马来西亚联邦。马来西亚计划虽然将使砂拉越摆脱英国殖民地政府的统治，但却将它的管理权交由马来亚联邦处置。砂拉越的左翼政党与广大人民自然不愿意接受英国这种

合而治之的计划，但另一方面，新加坡的李光耀意图加入马来西亚，可以动用英国军警在1963年初采取行动逮捕左翼社会主义阵线领袖，包括林清祥等人，由此削弱左翼政党的势力，这一方面李光耀已达到目的，但却因与东姑阿都拉曼及巫统的歧见无法调和，最终李光耀领导新加坡在1965年8月退出马来西亚。

大马计划的提出与最后马来西亚的成立，改变了砂拉越的政治生态与发展，改变了砂拉越人民的国籍。此后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都起着根本性的改变。因此1963年9月可以说是砂拉越的转折点。

砂拉越成为马来西亚的一州，有双方签署的二十个条款契约。初期由联盟政权统治下的砂拉越，由于当权者以宁甘为首的达雅人政权，中央政府并不予以信任，以致最初几年砂拉越政局仍陷于动荡不安状态。

在中央政府的掌控下，砂拉越尽管它有丰富的石油、煤气等自然资源，但它所获得的税回收馈却是低微的。以致我们看到西马的迅速发展，而砂拉越仍处在落后的境地。州政府如何争取更多应得的利益正是当务之急。

四、索回主权的斗争

数十年来，作为大马具有土地面积最大的一州，它的发展受到不应有的忽视，不论是经济、教育、交通实施都仍处在落后阶段，加剧了砂拉越人的不满。长期由国阵土保党掌权的砂州，如何促进它的进步与发展，并不十分重视。

2014年，土堡党更换了领导层，由阿迪南·沙登出任党主席，同时出任首席部长。阿迪南·沙登是一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领导人，它向中央政府提出要回砂拉越的自主权，包括经济与教育等，努力促进州的发展。

砂州政府随后提出追认1963年7.22是砂拉越独立日，并宣布这一天为砂州的公假，这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原本五邦合并乃是基于各自是独立的实体，然而砂州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7.22是独立日，说明砂州原就是独立的实体，应受到公平的对待。

砂拉越政府可以有充足理由向中央要求下放权力，让砂拉越可以更有自主的权力，人民可以更好的享受发展的成果。

50年之后，砂拉越才能正式庆祝独立纪念日，那是多么让人感到心痛之事。主权的追讨正在持续进行，希望这个迟来的行动能为砂拉越人民带来一个美好的前景与希望。我们可以就马来西亚立国契约的论述，给砂拉越应有的权益。

砂拉越人是否能享有更美好的明天，就看人民如何循着宪制之路坚强奋斗。

注释

- 1 请参阅田农著《森林里的斗争-----砂拉越共产组织研究》1990年。
- 2 参阅Michael B. Leigh, *The Rising Moon---Political Change in Sarawak*,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1974.